

陆明 / 著

黑白之间

作家出版社

一个哈里的名字就是照他的名字取的。叫了真子真。他本来想叫真子真。

你不反对吧？扮演每个人灵魂中的 站？

是合理的，是不是该为它设我的例明了？或许，你只对我的教育儿作“如所般的”这个意思又上的细想又别。

它是我的叫 曾中册的一个叫。从德克萨斯的 一个女性，叫曾
瑞那 梓桐桐，是不是？），我角收她，引不拿角收瑞那那么角收，我角收
同的叫等瑞那 给了您，我品是瑞那您的，因为您把我的曾个人家
我，还有两个人 22。

高興時就步行穿過鄉村，看看周圍的所有地方，享受新鮮的空氣。

黑白之间

陆明 / 著

虽然黄见过更好的糖，它还是很好吃。最后做完时，我们自己，厨厨了，我们排成队穿黑裙，穿女鞋，每个人拿个把叉子，或者汤勺，开始做自己的办公室，那凡有六个教师和指导正认真地准备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凡就端接受了我们的蜜糖，但一脸狐疑的模样，我们把他们丢在那早收是种十足的痛苦。

明白了吧，叔叔，现在该去！

但是您不认为我们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作家吗?

两人好容易就要结婚了，我却开心能够再见到那些女性了，我的脑海中容纳四百个人的空间了，那就今晚睡个安稳觉了。

——真、可怜的叔叔，你肯定饿了！我本只打算吃一个甜甜的便成时，我的笔好像已经准备好就擒了。

內兒，月兒，漸漸地就變得與 除了地中陵地有一 小兒越來越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白之间/陆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4
ISBN 7-5063-2321-4

I. 黑…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2868 号

黑白之间

作 者: 陆 明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10 千

印张: 13.5

插页: 3

版数: 001-10000

版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21-4/I·2305

定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书中人物简介

武友德：《红岭日报》总编辑、党委书记。

高保川：副总编、党委委员。

胡秋花：纪检委书记、党委委员。

刘子奇：副总编，党委委员。

林忠良：副总编，党委委员。

杜尔诚：副刊部主任。

朱有杰：记者部主任。

陆浩：文体部主任。

金有贵：总编室主任，后升至总编助理。

阴三法：经济部副主任，后升至党办主任。

苟磨拴：武友德司机，后任保卫科长。

牛拴成：办公室主任。

白建国：党支部委员。

南占国：记者。

黄英俊：编辑。

王超群：记者，后升至经济部副主任。

曲收麦：记者。

徐芳婷：记者。

苏玫玫：记者，后升至广告部主任。

王文英：编辑。

石天保：校对部主任。

顾秀枝：资料室主任。

老任，姓任名小恩：老校对。

杨小帆：编辑。

马土改：印刷厂厂长，后任报社办公室主任。

张汉臣：红岭市委宣传部长。

张大元：原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后任宣传部副部长。

鲁方明：市直党委书记。

江楠：曲收麦大学同学，红岭市税务局长。

周若谷：工业副市长、工业改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雷治淮：市经贸委主任，改制办副主任。

方为民：市改制办工作人员。

郑小明：市改制办工作人员。

刘大成：市改制办工作人员。

其它人物：孔书记、刘书记、吕书记、程书记、王秘书长、陈秘书、刘秘书、李保刚等。

序

叶 鹏

公元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深夜，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四名蒙面歹徒，破门闯入《三门峡日报》一位记者的家中。刀光闪处，鲜血迸溅，这位记者的头部、右臂、左腿被连砍十余刀，右手食指也被砍断……后经十几个小时的抢救，方始脱险。此前，正是这位记者，向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揭发贪污腐败的材料……

劫后余生，这位记者在血的恐吓前没有箝口屈膝。在养伤两个月后，满怀悲愤的他拿起了笔，历时百日，透过刀光血影，写成了三十八万字的《黑白之间》。这部描写人间黑白道的长篇小说，正是作者刚刚走出生命的阴阳界之后写成的，余痛犹存，忧愤未平，因此，小说必然带着纪实的风格，展示了作者的心路历程。

《红岭日报》编辑部，是小说描写的中心。总编辑、党委书记武友德一伙，和报社的编辑记者曲收麦等人之间的种种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矛盾上挂下连，风起云飞，使我们对红岭市市委、市府领导班子的心态风貌，均能洞若观火。长篇小说《黑白之间》不仅是一部反腐败的愤世之作，更是一幅以社会人心为视域的世相画图。

《黑白之间》展示的人心异化，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长期以来，政治斗争带来的权力崇尚和整人陋习，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尚待规范的市场经济，又为权力介入留下了空间。物欲横流，腐败叠起，人心浮躁，灵魂堕落，均源于“权”、“钱”两字。权力造成了人身依附，人身依附滋生着献媚、争宠之风，诸多玷污灵魂的心术和行为皆因此而生。钱成了追逐的目标，就与造孽结下了不解之缘：骗来的钱，偷来的钱，受贿贪污的钱，权势夺来的钱，出卖肉体的钱，出卖灵魂的钱，带着别人血泪的钱……不受监督的权力，使人心丑恶；不清不白的钱财，使人心污秽。《黑白之间》展示的人间百态，触目惊心，这一切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存秩序中得到诠释。

《黑白之间》以写实的笔法，描绘了《红岭日报》编辑部永无宁日的日常生活。漏字风波，转正冲突，承包事件……邪恶不止，生活必然处在飘摇动荡之中。小说的成功在于，作者不仅具有风趣横生的讲故事才能，更善于揭示人物的临事反应，在事件的冲突中，细致地展示每个人物多侧面的性格。作者笔下的人物不是提线木偶，个个有血有肉。武友德的邪恶，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发展过程。而支持武友德的市委副书记吕修身，他因仕途苦恼而由伤心到灰心，惹人同情；他重人情，讲义气，却又丧失原则，终于蜕变为庇护邪恶的保护伞，也都有轨迹可寻。在与武友德斗争的群体中，也存在着私怨私利和各式各样的弱点乃至丑恶。小说中的人物，由于笔墨所限，作家只能描写他们一个或几个侧面，极易成为某种品德的符号。而《黑白之间》中的几十个人物，却能让读者窥见性格全貌，这是十分难得的。《黑白之间》是陆明的处女作，我们欣喜地看到，作者已经具备了小说创作的多项素质，而表现人物性格时所显示的举重若轻的才能，更是他创作潜力的突出体现。

语言的驾驭能力，是小说创作的基础。陆明的语言十分口语

化，冲口而出，质朴生动，风风火火，松脆明快，赋予作品强烈的生活实感。同时，来自生活的语言，具有天生的幽默气质，为作品增添了嘲笑邪恶的欢快气氛。

《黑白之间》是一部与邪恶作斗争的长篇小说。人心险恶，征途漫漫，作者已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亮色，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永不止息，正气绝不向邪气屈从，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陆明是我的学生，读书时就以固执闻名。毕业后，怜其瘦小体弱，且处世乏术，我特意嘱咐有关方面在分配时给予照拂，使他有一个融融和谐的环境。十几年后重逢，陆明固执依旧，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认准了，决不后退，更不改变。看来，固执不仅仅是性格，它更是一种德行：不移的责任感，不屈的意志力。他的遭遇，他的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志成砥砺，艺成砥砺，不舍的追求，在成就人格的同时，必然也成就他决心献身的文学创作事业。祝陆明不断取得新的成功。



陆明，1960年生于河南省
渑池县农村，1982年毕业于洛
阳师专中文专业，当过教师和
企业报编辑，1991年至今一直
在三门峡日报当记者，新闻作
品多次获奖，发表过美学论文
和散文作品。本书是作者出版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

——不信，你瞧瞧，武友德竟也能当上报社总编！

春夏之交，红岭市提拔调动了一批干部，其中有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武友德。武友德的新职务是红岭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不仅由副县升正县，而且弄了个实权位置。这个任命不仅局外人没有料到，连武友德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

乍一听说，武友德还以为别人传错了。日报是市委的喉舌，日报社是要害部门，一年又有几百万广告收入，到报社当头头既风光又实惠。这几年，关于老总编的接班人问题，几个秀才曾有过一番角逐，直到去年在省党校当教授的张大元突然回来，才暂告平息。张大元原是省党校的副教授，传说市委孔书记在党校进修时，他俩十分谈得来，孔书记曾公开称张大元为知己。张大元现任红岭市委政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是《红岭通讯》的主编，同时还兼任着北京好几家大报的工作站站长。张大元早年在北京当过几年记者，跟新闻圈里的人很熟，这一年多在中央一级大报上发表了不少吹红岭（其实是吹孔书记）的文章，大家都认为张大元到报社的事情已成定局，原来的竞争者都转而另谋它枝。至于武友德——不过是个管行政事务的副主任，又从来没有在宣传文化单位呆过，见写材料就头疼。武友德做梦也没想到能让他去报社当总编。没想到天上真会掉馅饼，别人煮熟的鸭子竟飞到武友德的碗里。

武友德是晚上十点半得的信儿，当时，常委会刚散，有人立马就给他透了信儿。喜出望外的武友德首先想到了吕祖庙的签，接着就想到吕书记，在心中感谢了吕洞宾，又赶紧给吕书记打电话，听完了武友德的感谢话，吕书记的声音还是像平常那样，不紧不慢：“报社嘛，虽说情况有点复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会写也不要紧，工作大家做，你嘛，招呼着不出事就行。有困难只管找我。”

武友德忙说：“以后全靠吕书记支持。”还想再说点什么，那边电话已经挂了。

今年五十一岁的武友德，混迹官场大半辈子，从办事员到副科级协理员，再到副县级的办公室主任，一直是在机关里混。从来没有担任过实职，没掌握过实权，这些年眼看着人家哧溜溜往上提或往外放，自己老坐冷板凳，心里早就急得像猫抓。前年市委盖家属楼，武友德被抽去管基建，很快和主管干部的副书记吕修身挂上了钩，从此才觉得有了盼头。前一段时间，听说要研究一批干部，他到吕修身那里探口气，探得吕修身想把他放到乡镇委当主任，武友德虽然不太满意，但还是满口感激，心想，乡镇委虽然无甚实权，但总比当个伺候人的副主任强。倒是吕书记心细，看了他一眼，悠悠地说：“到时候再说吧，你这个年龄也该找个好单位了。”感动得武友德差点当场跪下来。星期天，武友德悄悄到中条山吕祖庙抽了一签，竟然是上上大吉。那老先生二话不说，张口就要一百元，说抽中此签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武友德早知吕祖庙的签灵，心里一高兴，顺手抽出几张大团结。老先生又叫他给吕祖磕头。武友德回头一瞅，不见有熟人，连忙撅起屁股磕了三个响头。没想到才过一个多月，竟然就应验了。

如今研究干部很讲究效率，武友德前一天晚上得到消息，第二天上午就被叫去谈话，同去的还有新调往报社的胡秋花和高保川。胡秋花是个老太太，原在市委某部门任虚职，身体不大好，

一年药费要花好几万，她这回是到报社当纪检委书记。高保川是部队转业干部，原在市文联挂个副主席的名义写小说，有点驴脾气，年龄比武友德还大一岁，这回是到报社当副总编。和武友德他们谈话的是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程文洲，还有一位组织部的副部长。程文洲一向瞧不起武友德，几句官话一说完，就要求他们两天后到报社上任。说报社目前有点乱，又说报社这地方不能出事，一出事就是大事。程书记还笑着点了一句：“老武你在这方面可是吃过大亏哟。”

这句话就像筷子戳到了武友德的嗓子眼。武友德的脸立马红到头顶。（武友德是个大歇顶，后脑勺以下才有几根头发，所以，武友德脸一红就红到头顶。）

说起来，武友德对报社并不陌生。当年武友德也没少在报上发稿子，从小办事员到副科、正科那两个台阶，那些豆腐块还真起了不小的作用呢。后来官当大了，报社那些人见了面还是没大没小瞎胡闹，武友德心里不自在，报社那一边则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不够义气。关系一到这地步，以后的事情就不讲道理了。武友德每年负责人大、政协会议的会务工作，对电台、电视台和一些小报都照顾得可以，惟独对日报社……嘿嘿，五个人偏给你四张床，想多要一张餐票也没门儿，至于用车更甭想。武友德这一手很绝，老记们气得骂娘，可活儿还得干。武友德挨了骂却不生气，心想可治住你们这群兔羔子了。谁料老记们也不好惹，后来差点把武友德治死。这事发生在四年前，是在研究提拔他当供销社主任前夕，那一次武友德借开扶贫救灾会议，将官场要好聚了一桌，吃喝玩乐一通宵。不知怎么搞的，报社那帮老记竟知道了这档事儿，去了哪些人、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在哪儿跳的舞、怎么洗的澡、花了多少钱，老记们都弄得清清楚楚，并都写进了批评稿。将要发稿的前一天下午，报社的一个好心人才给他透了信儿，吓得他赶紧去找吕书记，吕书记又去找程书记，程

书记又汇报给孔书记，孔书记批了武友德一通，给报社的老总编打了个电话，才把事情压住。武友德刚松口气，谁料几天后，省报竟把这件事捅了出来，一下子弄得不可收拾。虽然后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却把武友德眼看到手的官帽子弄飞了，还背上个小处分，灰头土脸好一阵子。真所谓冤家路窄，山不转水转，没想到我武友德今日要到报社主政，免羔子们，等着吧。

就在武友德踌躇满志准备上任的时候，人们也在明明暗暗议论这件事。几家欢乐几家愁，难过得睡不着觉的也有好几位。

第一个理所当然是张大元，常委会一散，张大元就直接找到孔书记，不待张大元张嘴，孔书记先黑了脸，指着桌上的一沓材料说：“大元，这是怎么搞的！”

张大元一看材料，头嗡地一下就懵了。材料里还夹有照片，内容都是张大元和几位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时间、地点、人物都写得清清楚楚。张大元跌坐到沙发上，嘴唇哆嗦着，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孔书记说：“你张大元不比从前，以前你是在大城市，又不在于官场，随便一点，人家不在意，现在你是在这种小地方，又是领导干部，一言一行都有人盯着。你看看，不仅你个人的进步受影响，推荐你的人也弄得很被动……”

这时候张大元已回过神，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孔书记，这是阴谋，你看，这照片是拼凑的。人家表面上是整我，其实是冲着你的，谁不知道是你把我要回来的。”

张大元这一手很厉害，一下将自己和孔书记捆在了一起。孔书记显然是被打动了，气得骂了好几句“他娘的，他娘的。”最后定定地看着张大元，长叹一口气，说：“大元，人家这一手厉害呀……”

孔书记让张大元主动找一下纪检委秦书记，若是说不清楚，不仅不能提拔，还要受处分呢。

张大元从孔书记办公室出来，只觉得头重脚轻，下楼时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崴了脚，立马就疼得走不成路。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骨折。这真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就在武友德和老婆行鱼水之欢时，张大元却在医院里疼得直咧嘴，至于心里的苦楚就更甭提了。

张大元恨死了武友德，认为那些黑材料都是武友德搞的鬼。想到前些天武友德和他打招呼时阴阳怪气的神情，他只恨自己太自信，太麻木。自恃有才气有根子的张大元压根没把武友德放在眼里，没想到小小阴沟翻了船。好吧，你有初一，我有十五，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张大元现在虽说只是个市委政研室的副主任，可号称红岭第一笔，市委大楼第一嘴，又有市委书记作后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眼下要紧的是把材料和照片的事抹平。

想着，想着，张大元就有了主意。

二

张大元有了什么主意暂且不说，在此有必要将市委大楼里对这件事的反应介绍一二。

机关里的人们向来最关心调动升迁，每次研究干部前后，楼上楼下都要议论一阵子。谁花了多少钱？谁熬了多少年？谁是靠死干？如今的事，越是强调保密，越是知道得清楚。这一次议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到了张大元、武友德身上。武友德靠的是谁？张大元是谁线上的人？使的啥办法？你听听，有鼻子有眼，其实多数是有根无据的想象，就像作家写小说，把许多细节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议论来议论去，都觉得张大元有点亏。张大元虽说有点好玩，但确也有才，而且不整人，不像武友德，不光专舔领

导屁股沟，而且心术不正，将办公室的小青年整得够呛，以前又与报社的编辑记者闹过别扭。于是便有预言家断言：武友德到报社肯定弄不住、干不长。

大楼上的预言家们并不完全了解报社目前的情况。这时候的报社已和当年与武友德斗气时有很大不同，老总编最后这两年提拔重用了一批自认为亲信的人，使单位里的人际关系一下子复杂起来。不过，大家对老总编也只是有些意见，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个好人。老总编一辈子兢兢业业办报，如今报社这一批骨干，都是他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带出来的。人们即使对他有点儿意见，也只是在下面嘀嘀咕咕，没人想当面对他过不去。大家恨的是围在老总编身边的两个人，一个是副总编林忠良，一个是总编室主任金有贵。听到新来的总编是武友德，人们先是感到上面真是胡球弄，后来想到当年在老总编领导下和武友德弄事时，林忠良、金有贵都挺积极，省报发表的那篇报道就是这俩人日弄的，武友德来了肯定要整这两人，又觉得武友德来了也行。

只有黄英俊和杜尔诚两位老编辑气不忿，悄悄到市委找到他们的老同学、宣传部长张汉臣提意见。张汉臣说：“我好歹还是个常委哩，说话还不是顶放屁？”张汉臣说，这次报社总编人选本来考察的是张大元，谁料开会的那天早上，每个常委办公室都塞进一沓材料。班子里有些人平常就看不惯张大元恃才傲物的盛蛋劲，这下可抓住了口实——张大元完蛋了，吕书记临时提出武友德，当场提出来，叫人怎么表态？官大一级压死人，干部问题向来无理可讲。

张汉臣这通牢骚发得黄英俊、杜尔诚再也无话可说，只好也跟着骂一通了事。他们不知道张汉臣是在耍滑头。其实，张汉臣在会上也替武友德说了好话，因为这次他也向吕书记推荐了几个干部呢。散会后纪检委秦书记说他不负责任，张汉臣也只是讪笑、摇头。张汉臣貌似憨厚没城府，其实捣着哩。

回过头来，还得说说林忠良和金有贵。林忠良今年三十八岁，前一年才提成副总编。此公脑袋又扁又小，长得酷似当年那位林副统帅，平常大家都亦庄亦谐叫他“林总”，林忠良也自以为绝顶聪明，倘若早生若干年，说不定比林彪更有出息，因此对人们把他比作林彪不仅不生气，心里还美滋滋的。此人心术不正，专好媚上欺下，总想日捣人，人们背后都叫他“林中狼”。金有贵不过三十一二岁，大白脸上长了一双小圆眼睛，整天骨碌碌乱转，一说话就眨眼，人们背后都叫他“金有鬼”，又叫他“眨眨眼”，说他一眨眼就是一个鬼主意。听说武友德要来报社以后，他们已经开过几次小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就在武友德上任的前一天晚上，林忠良又在家里召开了一次战前会议，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后，林忠良才晃着小脑袋说：“武友德缺德少才，并不可怕。这个人贪财又贪色，时间一长，那群书呆子肯定看不惯，武友德要想在报社站住脚，将来非用我们不可。”

金有贵冷笑着说：“别看那群书呆子瞎咋呼，球也不顶。谁也不尿谁，弄不成啥事。”

金有贵一边说，一边用贼亮贼亮的眼光扫扫这个，瞄瞄那个，小眼睛眨个不停。与会者这几年都占了不少便宜，许多事情表面上看是老总编办的，其实都是林忠良、金有贵事先谋划好，设了圈套让老总编钻的。这些人将大情分记在林忠良、金有贵身上，将小人情记在老总编身上，内心真正感激的还是林、金两位，这时候听他俩的话，自然点头如捣蒜。

林忠良接着说：“张大元说武友德要摆治我们，要我们跟武友德斗，这才是日捣我们哩，我们不能上当，啥事都会变化，我们现在要稳住阵脚，沉着待变。”

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

武友德上任了。

张汉臣亲自将武友德等送到报社，先和退居二线的两位老同志座谈了一会儿，又和原先的两位班子成员见了面，接着就开全体职工会，宣布红头文件，各自又说了一通官话。散会后，张汉臣又参加了新班子的第一次党委会，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一致表示要以武友德为核心，团结奋进，进一步办好报纸，在武友德领导下，开创报社工作新局面。武友德明知大家是正儿八经说套话，心里仍然美滋滋的，光头亮得就像 500 瓦的大灯泡。大家说完了，武友德清清嗓子周吴郑王地以一把手的身份表了个态，上任仪式就结束了。

第二天，武友德带领新班子全体成员依次到市委、人大、政府、政协拜见了四大班子领导，征求意见，聆听批示，恳求领导多赐大作，整整拜了一天。

第三天上午，他们又到公、检、法及人事、财政等实权部门转了一圈。下午，武友德主持召开了党委会。

党委成员一共五人，除了新来的三个人，还有原来的两个副总编刘子奇和林忠良。大家原来就是熟人，会前免不了开几句玩笑，武友德就拿高保川开涮，说：“听说老高最近写了篇小说，里面有个男人一晚上玩了八个女人。”

高保川说：“有这回事，这个男人就叫武友德。”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分工，大家表面上嘻嘻哈哈，心里都在打小算盘。武友德让大家发表意见，可这时候谁肯先说？推过来推过去，半天也没人放个响屁。

林忠良晃着小脑袋说：“武总，您是班长，班员都听班长的，您一说，就完事了。”

林忠良这句马屁话刚一出嘴，大家就齐声响应。都说，班长说，班长说，班长说咋弄就咋弄。

武友德叫别人发表意见原本是故作姿态，此时正好借坡下驴，顺势将早已想好的分工方案端了出来：